

胡守为：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3月9日，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守为，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胡守为，1929年生，广东东莞人。1947年入读岭南大学，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历任历史学系代理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等。

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岭南文化及陈寅恪学术思想等领域潜心耕耘，出版《岭南古史》《神仙传校释》《南越开拓先驱：赵佗》《胡守为集》等著作，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等。

终生难忘

1950年夏天，二十出头的岭南大学历史系学生胡守为穿过康乐园，来到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的住所，上一门只有他一个人选修的“唐代乐府”课。

当得知学生来了，本来在楼下工作的陈寅恪就说了声：“胡先生你来了。”我当时只是学生来的，但是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他都叫“胡先生”，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的。70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守为这样讲起这段往事。

更让胡守为终生难忘的，是视力不佳、行动不便的陈先生在闷热的夏天里，拄着拐杖，慢慢走上二楼起居室，特意换了一身夏布长袍，在楼下走廊里竖立的一块黑板前面，开始为这唯一的



1950年教师节，岭南大学学生看望陈寅恪夫妇，条幅上所写：万世师表。后排右二为胡守为

学生讲课。

当时，陈先生的助手还告诉胡守为，陈先生每次上课前，一定要再让助手为其读一次要讲的材料，便于他再作思考准备，讲出新内容。“对着我一个学生，也是这样子。这种对学问的认真态度，令我难以忘怀。”胡守为说。

一身夏布长袍，为年轻的胡守为点亮师者之光，也为中大校园留下“最贵的学生”的佳话。

因缘巧合之下，胡守为在毕业不久就成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助手，在学术与生活各个方面竭尽全力协助陈寅恪。其间，胡守为帮助修订《金明馆丛稿》，为《柳如是别传》的撰写查阅资料，也在陈寅恪的指导下研究《资治通鉴》唐代部分。

而胡守为认真严谨的态度赢得陈寅恪“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的赞扬。受灾期间，胡守为在《唐会要》《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中，发现唐德宗两个公主的名字，解开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待考之

谜，获陈先生“十年迷雾，一朝复明”之叹。

照亮人前

20世纪50年代，胡守为毕业之际，中山大学刚经历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历史学系大师云集，名家辈出。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史学名家集结中大历史系，号称“四大教授”“八大金刚”，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历史学系中实力最为强盛的系所之一。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先生们的相继离去，曾经的学术重镇一度遭遇梯队断层，陷入艰难时期。

照亮于人前。“胡守为先生作为时任代理系主任及后来的副校长，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中大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支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当时就读于中大，对此深有体会，并亲历中大历史系如何重整人才队伍与学科地位。“胡老师在众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

们知道怎样在历史系潜心学问、维护团结、尊重老师、提携后学。”刘志伟说，胡老师言传身教地为后学展示了一位学人在低谷时期如何坚守和自处。

1980年代，魏晋南北朝史大家王仲荦先生认为胡守为在此领域的教研工作“功力深厚，成就显著”，因此举荐他出任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主编。据上海辞书出版社蒋维崧所言，王仲荦此举也是基于陈氏学说体系已在中大扎根，有群体的学术后盾，应该能够“期以必成”。这部辞典编纂历时多年，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工具书。

“他的内心有一种使命感，希望一代代中大学子能够了解、继承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刘志伟见证胡守为数十年如一日传承和传播义宁之学。胡守为一生服膺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治学理念。他开设“三国史”“两晋史”“南北朝史”等课程，均依托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

有感于陈寅恪治学态度的严谨，胡守为以此为榜样。在课堂着装整洁庄重，准时上课、从不缺席，亦成为了胡守为坚持的习惯。即便担任副校长期间，胡守为仍坚持开课。“如果跟我的上

课时间冲突，我是不去开会的，我要上课。”他在九十高龄时仍坚持读书治学，笔耕不辍，直至2025年，他仍著有新作《曹操及三国时史事钞析》。

乡邦情怀

作为陈寅恪的助手，胡守为深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一颗治学严谨的心，还有一腔爱国热忱、家国情怀。

“我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一直都生活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应该对这片地方有更多了解，而中山大学就在这个地方，也应该让学生对这片地方有所认识。”胡守为始终对岭南乡邦历史文化抱有特殊感情，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热情投注其中。

由此，他开设“岭南古史”课程，出版《岭南古史》《赵佗》，均收录于《岭南文库》。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近年来，当陈寅恪成为文化热点，胡守为却提醒，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要抓住要点。他在一次访谈中强调，陈先生主张研究工作要“脱俗”，即努力摆脱那些固化的常识、陈见、思维，致力于学术创新，致力于把中国史学带到世界前沿。“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羊城晚报)



1987年《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议在曲阜召开，第一排右一为胡守为

十年磨一字！中大这位教授给“义”立传



本报讯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乔见耗时多年打磨的学术著作《义的谱系：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以下简称《义的谱系》）去年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古镇专场）亮

相。这不仅是对一部原创学术著作的肯定，更体现中大学者扎根中华本土、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自觉担当。

陈乔见对“义”的关注由来已久。他发现，“义”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公共性、社会性与正义意涵的概念。它既关涉个体行为的正当性，也贯穿于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的规范之中，其意涵丰富灵活，虚实相生。这种深厚而复杂的特质，让“义”在陈乔见眼中充满魅力。

“义”字看似寻常，阐释起来却极具挑战。陈乔见尝试从观念史与谱系学的视角对“义”进行阐发，其涉及时间从先秦跨越至近代，且需要兼顾精英与民间

的观念。于是，处理浩繁的史料成了陈乔见研究的一个挑战。为此，他苦下功夫，除了日常研读的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等经典之外，还从全套《二十四史》、清人《说文解字》、影印版《全唐文》等文献和历史材料中抽丝剥茧，探索“义”的内涵。

如何清晰呈现“义”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形态，是另一难题。对此，陈乔见采取了差异化的研读方法：对经典反复精读，对史料文献广泛搜集，在理论上则参酌中西相关著述。这一扎实的文献功夫与开放的视野，为《义的谱系》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论述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年，《义的谱系》入选“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他说，自己不曾预想研究成果也能如此迅速地入选。这份肯定让他既感惊喜，也深受鼓舞。

“从动心起念做这个题目，至少有十年，集中研究也花费了四五年。”陈乔见说，“在研究、阅读、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我确实经常也会有手舞足蹈的时刻，阅读自己的文字也会有拍案叫绝、自鸣得意的时刻；但是，更多还是日复一日平静地阅读、写作、调整、打磨、核对。”

谈及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陈乔见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学术与学科划分深受西学影响。这

种“以西格中”的学术也曾取得过丰硕的成绩，但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开始反思此种学术路径，转而强调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无论是“文体学”的提倡，还是反思“以西格中”的正当性，都体现出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的探索与努力。

未来，陈乔见打算继续深化中国哲学基本概念的概念史研究，比如，对“命”“理”等概念的观念史研究与义理分析。此外，他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大观念》的编撰思路，遴选一批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概念，期待邀约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合力编撰一部《中国大观念》。